

東坡先生和陶洪明詩卷第三

時運并序

潤明

時運研究

莫春也春服既成景物

景獨樂欣慨交心

遇邁時

蘇軾穆弟良朝襲我春服薄

洋洋平冲乃漱乃濯邈邈遐景載

洋洋平冲乃漱乃濯邈邈遐景載

洋洋平冲乃漱乃濯邈邈遐景載

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 主辦

學苑出版社

本成果获中国人民大学
“统筹支持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”经费支持

中国苏轼研究

(第五辑)

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主办

学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苏轼研究·第5辑/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主办. --北京:
学苑出版社, 2016. 3

ISBN 978 - 7 - 5077 - 4974 - 8

I. ①中… II. ①中… III. ①苏轼 (1036 ~ 1101) - 人物研究
②苏轼 (1036 ~ 1101) - 文学研究 IV. ①K825. 6 ②I206. 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47831 号

出版人: 孟 白

责任编辑: 刘 丰

出版发行: 学苑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2 号院 1 号楼 100079

网 址: www. book001. com

电子信箱: xueyuanpress@163. com

销售电话: 010 - 67601101 (营销部)、67603091 (总编室)

印 刷 厂: 河北省高碑店市鑫宏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本印张: 787 × 1092 1/16

印 张: 24. 25

字 数: 390 千字

版 次: 2016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98. 00 元

《中国苏轼研究》编辑委员会

主编 冷成金

秘书 董宇宇 包树望

编辑委员 (按姓氏笔画为序)

内山精也〔日本〕 王 洪 王文龙

王水照 王启鹏 王保珍〔中国台湾〕

王维玉 叶嘉莹〔加拿大〕 艾朗诺〔美国〕

刘 石 刘尚荣 冷成金 张志烈 张海鸥

张高评〔中国台湾〕 杨松冀 杨胜宽

邱俊鹏 邹同庆 陈新雄〔中国台湾〕

周裕锴 施议对〔中国澳门〕 柳晟俊〔韩国〕

饶学刚 唐凯琳〔美国〕 唐玲玲 徐 楠

诸葛忆兵 陶文鹏 康 震 黄坤尧〔中国香港〕

黄鸣奋 曾枣庄 曾祥波 潘殊闲 薛瑞生

目 录

- 苏东坡对白香山的受容与超越
——咏梅诗的视角 ◇陈才智/1
- 苏诗理趣论 ◇沈广斌/15
- 论苏轼早期的山水宦游诗 ◇程磊/48
- 苏轼词中的“自证”意识 ◇董宇宇/66
- 论苏轼词精神家园的指向 ◇马蓉/83
- 苏轼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新探 ◇杨松冀/98
- 论苏轼的批判创新精神 ◇王启鹏/120
- 苏轼的悲剧意识与文化人格境界 ◇宋颖/139
- 苏轼的审美与休闲境界 ◇陆庆祥/154
- 论苏轼交佛、辟佛、融佛及禅学思想对他的影响 ◇杨子怡/169
- “无不尽意”与“深观其意”
——苏轼“言”“意”关系理论阐释 ◇高云鹏/182
- 《周易》与苏轼的审美鉴赏论 ◇徐建芳/200
- 苏轼论“豪放”、“婉约”
——兼谈宋代“豪放”、“婉约”词论的宏观嬗变 ◇赵银芳/212
- 论苏轼诗学思想与书法理论的互通与互补 ◇由兴波/224
- 苏轼途经润州次数及在润州之交游考
——兼论《三苏年谱》有关记载存在的问题 ◇喻世华/238
- “东坡在黄冈山下，州治东百余步” ◇饶学刚/264
- 苏轼葬郏经由辩证：臆测、考据与义理 ◇王维玉/269
- 朱弁论苏轼评析 ◇杨胜宽/285
- 《宋史·苏轼传》与宋人笔记对苏轼的塑造及其文化机制

中国苏轼研究（第五辑）

——以苏轼与王安石关系为中心 ◇宋春光/299

论苏轼作品在生前的传播形式及其特点 ◇彭文良/313

诗歌、政治、哲理

——作为东坡居士的苏轼 ◇郑文君（Alice W. Cheang）撰

◇卞东波 ◇郑潇潇 ◇刘杰 译/324

苏辙“文气说”初论 ◇厉秀昀/368

《中国苏轼研究》征稿启事 /382

苏东坡对白香山的受容与超越

——咏梅诗的视角

◇陈才智*

影响与接受之间的因果，或显或暗，有如水洒在地上，浸湿附近土壤是水的本性，但被浸湿的程度则既要看水的量多量少，也需要视土壤的情况而定。白香山之于苏东坡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

白苏相提并论，由来已久。宋人王直方（1069—1109）、洪迈（1123—1202）皆有“东坡慕乐天”之论^①，周必大（1126—1204）有“（东坡）独敬爱乐天”之评^②。明代袁宗道（1560—1600）更以白苏名其斋。而追根溯源，肇启白苏并论者并非他人，正是苏轼自己。这从接受史的角度看，是主动接受的个案。本文拟从咏梅诗的视角，探讨苏东坡对白香山的受容与超越。

梅花，内修外美，玉蕊香清，“自古承春早，严冬斗雪开”^③，“梅须逊雪三分白，雪却输梅一段香”^④。《尚书》、《诗经》中早有梅的描述，但仅取其实而已。《离骚》遍撷香草，然独不及梅。“梅花见于五言诗，自晋时始也。……至梁陈而大盛。”^⑤谢朓、鲍照、何逊、萧纲、庾信、陆凯都有咏梅名作传世。有唐肇兴，赋咏未辍，但梅花的幽姿为牡丹的绚丽所掩。至北宋，林逋结庐西湖孤山，梅妻鹤子。苏轼《书林逋诗后》称之为“神清骨冷”、“高节”、“绝俗”。^⑥林逋《山园小梅》“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”的诗句，曲尽梅之体态，唱出千古咏梅绝调。梅之高格逸韵，遂成为宋代文化淡雅精神的缩影。

梅花审美地位的发展，在中晚唐是个拐点。之前多偶然寄意，视之与其他诸花略同，此后则逐渐别立品题，单成一脉。宋人陈从古曾裒辑古今梅花诗八百篇，一一次韵，其自序云：“在汉晋未之或闻，自宋鲍照以下，仅得十七人，共二十一首，唐诗人最盛，杜少陵才二首，白乐天四首，元微之、韩

* 作者简介：陈才智，文学博士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。

退之、柳子厚、刘梦得、杜牧之各一首。自余不过一二，如李翰林、韦苏州、孟东野、皮日休诸人，则又寂无一篇。至本朝方盛行，而余日积月累，酬和千篇云。”^⑦梅花审美地位的提升，无论从数量看，还是从影响论，起到重要转换作用的就是白居易。

白居易是多情之人，爱花是其多情的自然流露。其2700多首诗中，直接咏花的达110多首，具体有所指的花20余种。既有象征纯洁的白牡丹、白槿花、白莲花等白色之花，也有象征热情的红辛夷花、红樱桃花等火红明艳之花，更有傲霜斗雪、迎寒怒放的梅花。不像陶渊明仅爱菊，也不似陈子昂、张九龄独以兰若、桂华自比，乐天是爱花“不限桃杏梅”（《东坡种花二首》其一），“逐处花皆好”（《樱桃花下叹白发》）。

而引起苏轼留意的是白居易笔下的紫薇花。宋时杭州府治虚白堂前，有紫薇花两株，初传白乐天所植，苏子瞻守郡时，神宗尝书乐天紫薇花诗以赐之。^⑧

苏轼《次韵钱穆父紫薇花二首》其一云：“虚白堂前合抱花，秋风落日照横斜。阅人此地知多少，物化无涯生有涯。”自注曰：“虚白堂前紫薇两株，俗云乐天所种。”

另一首云：“折得芳蕤两眼花，题诗相报字倾斜。筐中尚有丝纶句，坐觉天光照海涯。”自注曰：“乐天诗云：‘丝纶阁下文章静，钟鼓楼中刻漏长。独坐黄昏谁是伴，紫薇花对紫薇郎。’上尝书此诗以赐轼。”（《苏文忠公全集》卷十八）

钱穆父，指钱勰，字穆父，元祐初拜中书舍人，迁给事中，后曾知开封、越州等地。唐以来，中书省植紫薇花，历世循用之，不以为非。至宋代舍人院紫薇阁前植紫薇花，用唐故事也。^⑨

白居易笔下的紫薇花，除了上面苏轼后一首诗中自注所引《内直》，还有45岁在江州所作《见紫薇花忆微之》：“一丛暗淡将何比？浅碧笼裙衬紫巾。除却微之见应爱，人间少有别花（一作惜花）人。”^⑩以及54岁在苏州所作《紫薇花》：“紫薇花对紫微翁，名目虽同貌不同。独占芳菲当夏景，不将颜色托春风。浔阳官舍双高树，兴善僧庭一大丛。何似苏州安置处，花堂栏下月明中。”^⑪

除了紫薇，杭州虚白堂前的牡丹，相传也是白乐天手植。^⑫因其与乐天的因缘，也曾引起苏轼留意。晚唐范摅《云溪友议》“钱塘论”一则，载有颇

具传奇色彩的徐凝、张祜较文公案，开篇就事关杭州牡丹。本来杭州并无牡丹，长庆中，开元寺僧惠澄自京师乍得一本，始栽植于庭，谓之洛花。时春景方深，惠澄设油幕以覆其上，牡丹自此东越分而种之。徐凝《题开元寺牡丹》诗云：“此花南地知难种，惭愧僧闲用意栽。海燕解怜频睥睨，胡蜂未识更徘徊。虚生芍药徒劳妒，羞杀玫瑰不敢开。惟有数苞红萼在，含芳只待舍人来。”¹³张祜亦有《杭州开元寺牡丹花》诗：“浓艳初开小药栏，人人惆怅出长安。风流却是钱塘寺，不踏红尘见牡丹。”¹⁴白居易来到开元寺看牡丹花，乃命徐凝同醉而归。¹⁵那两句——“惟有数苞红萼在，含芳只待舍人来”，可谓是恰到好处的恭维。至宋代，杭州牡丹渐多，而吉祥寺独盛。苏轼通判杭州时，有《牡丹记叙》，其略云：“熙宁五年三月二十三日，予从太守沈公观花于吉祥寺僧守璘之圃。圃中花千本，其品以百数。酒酣乐作，州人大集，金盘彩篮，以献于座者五十有三人。饮酒甚乐，素不饮者皆醉。自舆台皂隶，皆插花以从，观者数万人。”可谓盛矣。¹⁶

但若论对苏轼最富启发的咏花诗品类，则首推咏梅诗。乐天咏梅诗，以出现在诗题而论，有四首。《和薛秀才寻梅花同饮见赠》：“忽惊林下发寒梅，便试花前饮冷杯。白马走迎诗客去，红筵铺待舞人来。歌声怨处微微落，酒气醺时旋旋开。若到岁寒无雨雪，犹应醉得两回。”¹⁷这一首中，梅花还只是个引子，尚未占据全篇核心，从篇幅看，也还不如“饮”的分量重。

《与诸客携酒寻去年梅花有感》：“马上同携今日杯，湖边共觅去年梅。年年只是人空老，处处何曾花不开。诗思又牵吟咏发，酒酣闲唤管弦来。樽前百事皆依旧，点检唯无薛秀才。（自注：去年与薛景文同赏，今年长逝。）”¹⁸这一首中，梅花在全诗中的审美地位略有提升，正面描写梅花的篇幅，与饮酒各占一半。三四句：“年年只是人空老，处处何曾花不开”，以人花相映，用颠倒之法，颇有杜少陵之笔意。

《忆杭州梅花因叙旧游寄萧协律》：“三年闲闷在余杭，曾为梅花醉几场。伍相庙边繁似雪，孤山园里丽如妆。蹋随游骑心长惜，折赠佳人手亦香。赏自初开直至落，欢因小饮便成狂。薛刘相次埋新垄，沈谢双飞出故乡。（自注：薛、刘二客，沈、谢二妓，皆当时歌酒之侣。）歌伴酒徒零散尽，唯残头白老萧郎。”¹⁹这一首中，梅花已是主角，正面特写已占到至少三分之二的篇幅。尤其是正面特写中收尾的一句——“赏自初开直至落”，为评家所激赏，许以“最佳”。²⁰明代高鹤《见闻搜玉》以此诗为代表，谓孤山梅花虽以和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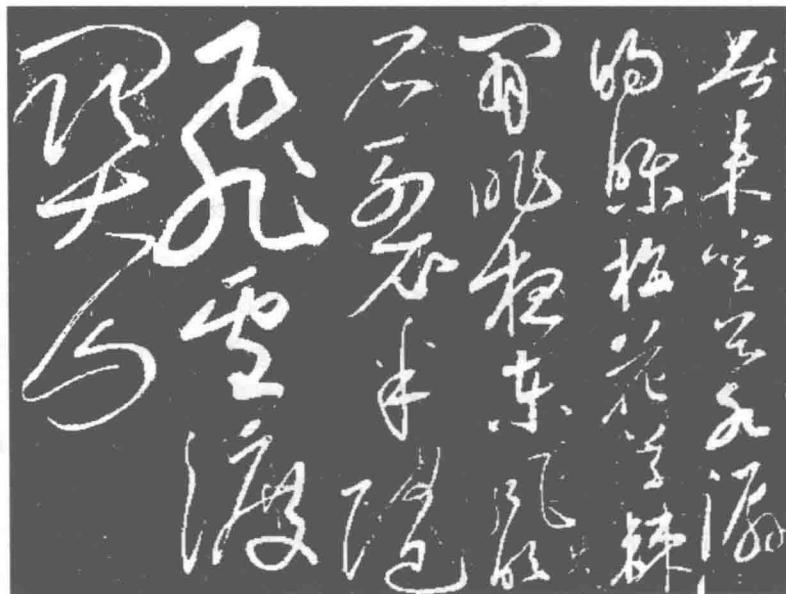
得名，然白乐天《（忆杭州梅花因叙旧游）寄萧协律》诗云云，则自唐已赏鉴矣。^②

《新栽梅》：“池边新种七株梅，欲到花时点检来。莫怕长州桃李妒，今年好为使君开。”^②已全篇句句写梅花，唯角度不同而已。

另外，还有一首《寄情》，其实也是咏梅诗：“灼灼早春梅，东南枝最早。持来玩未足，花向手中老。芳香销掌握，怅望生怀抱。岂无后开花，念此先开好。”^②满含惜花之意，但并无惜花长怕花开早的惆怅。全首写因春梅早开引发的情思波动，娓娓道来，一一铺开，说得极纤细，极平淡，但令人有静观物理、因花悟道之感。

白居易还有一些咏梅诗句，如“春风先发苑中梅，樱杏桃梨次第开”，^②“碧毡帐暖梅花湿，红燎炉香竹叶春”，^②或对比于樱杏桃梨，或相衬在竹叶炉香，点缀在全篇之中，皆气色难掩。

再来看苏轼的咏梅诗。苏轼与梅花的结缘，始于被贬黄州之后。从诗题上看，苏轼的咏梅诗有40余篇，大都作于被贬黄州之后，占到其全部咏花诗的半数之多。这些“惜花未忍都无言”（《花落复次韵》）的歌咏，与白居易咏梅诗相较，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全无风花雪月，无病呻吟，往往融入诗人对坎坷经历的切身感触；而在这样的主题之下，诗人并未喧宾夺主，将梅



花视作附庸风雅的点缀。梅花仍是诗中主角，咏物与抒情，描摹与寓意有机但却无形地结合于咏梅诗之中，令人叹为观止。其中《梅花二首》是代表上述特色的名作：

春来幽谷水潺潺，灼烁梅花草棘间。昨夜东风吹石裂，半随飞雪度关山。

何人把酒慰深幽，开自无聊落更愁。幸有清溪三百曲，不辞相送到黄州。

此诗作于元丰三年（1080）正月。时苏轼赴黄州贬所路途中。东坡从乌台死地回归人间，心情复杂难言。在赴贬所的路途中，看见幽谷寂寞开落的清梅，触动情怀，写下这两首七绝。第一首开篇所云幽谷，令人联想起杜甫《佳人》：“绝代有佳人，幽居在空谷。”幽居在空谷的是佳人绝代，幽处在草棘间是梅花灼烁，赞美梅花明妍灼烁之貌，感叹它“半随飞雪度关山”、“开自无聊落更愁”，显然寄托了诗人自己的感情、个性和遭遇。风吹石裂一句，化自欧阳修《山斋绝句》“正当年少惜花时，日日东风吹石裂”之句。飞花如雪一句，化自高适《和王七玉门关吹笛》“借问落梅凡几曲，从风一夜满关山”。

这两首咏梅诗，不即不离，亦实亦虚，托意在似有似无之间，运笔空灵而深沉。第二首后两句从“落”字生情，写只有三百曲清清溪流不辞辛苦，直送落梅到黄州，实际是暗寓了自己的身世之悲。人情之炎凉，使原本无心的自然之物在孤寂的诗人看来，眷恋怀感，一往情深。其中深情绵邈，奇幻非凡，令人百读不厌。东坡后来屡次提到这两首咏梅诗，可见得他当时写作时是极有所感且有所寓怀的。如一年后的《正月二十日，往岐亭，郡人潘、古、郭三人送余于女王城东禅庄院》“去年今日关山路，细雨梅花正断魂”，十四年后的《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》“春风岭下淮南村，昔年梅花曾断魂”。

两年后的《红梅三首》是更为后人所称道的名作：

怕愁贪睡独开迟，自恐冰容不入时。故作小红桃杏色，尚余孤瘦雪霜姿。寒心未肯随春态，酒晕无端上玉肌。诗老不知梅格在，

更看绿叶与青枝。（石曼卿《红梅》诗云：“认桃无绿叶，辨杏有青枝。”）

雪里开花却是迟，何如独占上春时。也知造物含深意，故与施朱发妙姿。细雨裛残千颗泪，轻寒瘦损一分肌。不应便杂夭桃杏，半点微酸已着枝。

幽人自恨探春迟，不见檀心未吐时。丹鼎夺胎那是宝（朱砂、红银，谓之不夺胎色），玉人嬾懒更多姿。抱丛暗蕊初含子，落盏秾香已透肌。乞与徐熙新画样，竹间璀璨出斜枝。^②

第一首是众选家青睐之作，因为诗中创造性地提出“梅格”的概念，对梅花审美地位的提升至关重要。据施宿《东坡先生年谱》，此诗作于元丰五年（1082），当时苏轼贬黄州团练副使已是第三载。诗以梅自况，咏物寓志；借凌霜傲雪、玉洁冰清的红梅，象征诗人刚正坚贞的品格。红梅独开迟放，不是“怕愁贪睡”，而是自知“冰容”、“寒心”，难以入时；故作“桃杏”、“酒晕”之浅红，并非欲与群芳斗艳争妍，只是口诺心非，身不由己。故“诗老”石延年（曼卿）《红梅》诗篇之末虽有“未应娇意急，发赤怒春迟”，不愧全篇精彩之收笔，但其诗中“认桃无绿叶，辨杏有青枝”，终为有形无神之败句，此后元祐三年（1088），苏轼《东坡志林·评诗人写物》又说：“若石曼卿《红梅》诗云：‘认桃无绿叶，辨杏有青枝。’此至陋语，盖村学究体也。”^③此正可移笺“诗老不知梅格在”。这首《红梅》诗品出自人品，梅品照映人品，梅格与人格互衬，《唐宋诗醇》卷三十七评云：“不着意‘红’字则泛衍，然一落色相，则又如涂涂附矣。石延年句岂不精切，而诗谓其不知梅格，知此者可与言诗。”诗人自己也引为得意之作，还稍加损益，填为《定风波·咏红梅》：“好睡慵开莫厌迟。自怜冰脸不时宜。偶作小红桃杏色，闲雅，尚余孤瘦雪霜姿。休把闲心随物态，何事，酒生微晕沁瑶肌。诗老不知梅格在，吟咏，更看绿叶与青枝。”^④刘熙载《艺概·词概》评价说：“东坡《定风波》云：‘尚余孤瘦雪霜姿’，《荷花媚》云：‘天然地别是风流标格’，雪霜姿、风流标格，学坡词者，便可从此领取。”非仅可以学坡词，观“孤瘦雪霜姿”，还可得东坡独特的审美取向。所谓“孤瘦”，杨夔生《续词品》之形容

有云：“怅焉独迈，谬于隐忧。悟出系表，天地可求。亭亭危峰，倒影碧流。空山冱寒，老梅古愁。味之无腴，揖之寡俦。遥指木末，一僧一楼。”《红梅三首》第二首尾句：“不应便杂夭桃杏，半点微酸已着枝。”第三首颔联：“丹鼎夺胎那是宝，玉人顰頷更多姿。”亦佳妙之笔。

又过了两年，元丰七年（1084），苏门弟子秦观寄来一首《和黄法曹忆建溪梅花》诗：“海陵参军不枯槁，醉忆梅花愁绝倒。为怜一树傍寒溪，花水多情自相恼。清泪斑斑知有恨，恨春相逢苦不早。甘心结子待君来，洗雨梳风为谁好？谁云广平心似铁，不惜珠玑与挥扫。月没参横画角哀，暗香销尽令人老。天分四时不相贷，孤芳转盼同衰草。要须健步远移归，乱插繁华向晴昊。”苏轼答以《和秦太虚梅花》，诗云：

西湖处士骨应槁，只有此诗君压倒。东坡先生心已灰，为爱君诗被花恼。多情立马待黄昏，残雪消迟月出早。江头千树春欲暗，竹外一枝斜更好。孤山山下醉眠处，点缀裙腰纷不扫。万里春随逐客来，十年花送佳人老。去年花开我已病，今年对花还草草。不如风雨卷春归，收拾余香还畀昊。

西湖处士指林逋（968—1028）。林逋是钱塘（今浙江杭州）人。少孤力学，恬淡好古。早年放游江淮间，后隐居杭州孤山，相传二十年足不至城市，以布衣终身。真宗闻其名，曾赐粟帛；及卒，仁宗赐谥和靖先生。和靖先生的文化符号就是梅妻鹤子。他对前辈杭州太守白乐天并不陌生，还颇有好感，有诗为证。诗云：“白公睡阁幽如画”^⑩，“放达有唐惟白傅，纵横吾宋是黄州”^⑪。黄州即自称“本与乐天为后进”^⑫的王禹偁，咸平元年（998）任黄州太守。86年后来到黄州的苏轼，接续了这段因缘。此诗步秦观梅花诗原韵。秦观诗回忆梅花，东坡也从忆梅归结到贬谪黄州的感慨。诗中说他因爱林逋和秦观的梅花诗而更爱梅花，但自己穷愁潦倒，有负大好春光，还不如让风雨送春归去算了。东坡不黏滞于咏梅，而能寓感慨于言外，寄托深远。全篇押“槁”字仄韵，诗句骈散交错，音韵流美。宋蔡正孙《诗林广记后集》卷八曾评价说：“前辈谓东坡梅花诗有押‘瞰’字韵三首，皆绝妙，摆落陈言，古今人未尝经道者。愚谓此篇语意亦高妙，如‘竹外一枝斜更好’之句，写出梅花幽独闲静之趣，真不在暗香疏影之下也。”诗中描绘梅花，正面描绘仅

“江头”、“竹外”一联，确实点染生动，传神微妙，造语新鲜自然。《诗人玉屑》卷十七引范正敏《遯斋闲览》评云：“语虽平易，然颇得梅之幽独闲静之趣。”值得留意的是，诗中“点缀裙腰纷不扫”之“裙腰”二字，正出自长庆三年（823）白居易所作《杭州春望》诗：“谁开湖寺西南路，草绿裙腰一道斜。”透过这则跨越261年历史风烟的用典，可以看到白苏之间一脉相承的文化血脉与渊源。无独有偶，五年后，元祐六年（1089），东坡另一首咏梅诗《再和杨公济梅花十绝》其五再用此典：“春入西湖到处花，裙腰芳草抱山斜。”^③

上引《诗林广记后集》所云：“前辈谓东坡梅花诗有押‘瞰’字韵三首，皆绝妙，摆落陈言，古今人未尝经道者。”所谓前辈云云，见宋胡仔《苕溪渔隐丛话后集》卷二十一，苕溪渔隐曰：“陈敏政《遯斋闲览》云：‘荆公在金陵，有《和徐仲文顰字韵咏梅诗》二首，东坡在岭南，有瞰字韵咏梅诗三首，皆韵险而语工，非大手笔不能到也。’余以《临川集》、《东坡后集》细细味之，顰字韵二首，亦未是荆公平日得意诗，其一云：‘额黄映日明飞燕，肌粉含风冷太真。’其一云：‘肌冰绰约如姑射，肤雪参差是玉真。’其余亦别无奇特句。至若东坡瞰字韵三首，皆摆落陈言，古今人未尝经道者，三首并妙绝，第二首尤奇。”下面来看苏轼这三首60岁在惠州所作的“瞰”字韵咏梅诗。

第一首《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》：

春风岭上淮南村，昔年梅花曾断魂。岂知流落复相见，蛮风蜃雨愁黄昏。长条半落荔支浦，卧树独秀桄榔园。岂惟幽光留夜色，直恐冷艳排冬温。松风亭下荆棘里，两株玉蕊明朝瞰。海南仙云娇堕砌，月下缟衣来扣门。酒醒梦觉起绕树，妙意有在终无言。先生独饮勿叹息，幸有落月窥清樽。^④

此诗作于绍圣元年（1094）十一月。时苏轼在惠州贬所。松风亭，在广东惠州嘉祐寺附近。“昔年”句，作者自注：“予昔赴黄州，春风岭上见梅花，有两绝句。明年正月，往岐亭道上，赋诗云：‘去年今日关山路，细雨梅花正断魂。’”蜃雨，泛称南方海上暴雨。“海南”二句，把梅花写成善解人意的仙子，叩诗人的门拜访诗人。同是咏梅诗，此诗可与东坡《梅花二首》同看。一是刚从死地复生，贬黄州途中作；一是从大学士直落而下，南贬惠州所作。

时隔 14 年，同借梅花记贬谪情怀。悲伤断魂，幽人自叹，时光借着花开花落而交叠在一起，引动东坡无限感慨。年来踪迹无定，而每在寂寞落拓时分，唯孤梅相对，似有情长相伴，而不似人间情意淡薄，只相弃不遑顾。诗自昔年见梅情怀说起，写梅花虽流落荒蛮之地，仍洁身自好，清姿雅态，不同凡俗。梅与人相融一体，叹梅花知己，怜梅花落寞。梅在东坡的想象中，化成海南仙子，正如纪昀所评：“天人姿泽，非此笔不称此花。”（《纪评苏诗》卷三八），又如汪师韩所赞：“秀色孤姿，涉笔如融风彩霭。”全诗寓目寄情，描写梅花形神俱佳，寄托幽微。

第二首是胡仔评以“尤奇”的《再用前韵》：

罗浮山下梅花村，玉雪为骨冰为魂。纷纷初疑月挂树，耿耿独与参横昏。先生索居江海上，悄如病鹤栖荒园。天香国艳肯相顾，知我酒熟诗清温。蓬莱宫中花鸟使，绿衣倒挂扶桑暾。抱丛窥我方醉卧，故遣啄木先敲门。麻姑过君急洒扫，鸟能歌舞花能言。酒醒人散山寂寂，惟有落蕊黏空樽。（岭南珍禽有倒挂子，绿毛红喙，如鹦鹉而小，自东海来，非尘埃中物也。）^③

这首咏梅诗与上一首属自赓自和之作。罗浮山梅花村能够与大庾梅岭、西湖孤山、苏州邓尉、杭州西溪并列五大梅花风景名胜，与此诗尤其是首联有很大关系。接下来的“纷纷初疑月挂树，耿耿独与参横昏”一联，则更为后人艳称。宋周紫芝《竹坡诗话》谓，林和靖赋梅花诗，有“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”之语，脍炙天下殆二百年；东坡“此语一出，和靖之气遂索然矣。”^④这一联中的“耿”字，是苏轼笔下体现“梅格”内涵的重要诗眼，既有明亮鲜艳之貌，又含坚贞正直之意，为苏轼咏梅诗所偏爱，如《忆黄州梅花五绝》“淮阳城里娟娟月，樊口江边耿耿参”，《次韵钱穆父王仲至同赏田曹梅花》“寒厅不知春，独立耿玉雪”，《次韵詹适宣德小饮巽亭》“涛雷殷白昼，梅雪耿黄昏”。上一首写刚到环境险恶的贬谪地，乍看到荆棘丛中的两株梅花，不禁牵动诗人丰富的情感。他将梅花比作善解人意的仙子，以博学多才为联想的底蘊，在诗中抒写梅花引发的翩翩美善情思，从而让自己内心产生无限慰藉之感。这一首把海南的一种叫倒挂子的鸟写成使者，而使者派啄木鸟敲诗人的门。麻姑是道教神话人物，据《神仙传》记载，修道于牟州

东南姑余山，东汉时应仙人王方平之召降于蔡经家，年十八九，貌美，自谓“已见东海三次变为桑田”，故以麻姑喻高寿。苏轼又有《西江月·梅》词：“玉骨那愁瘴雾，冰姿自有仙风。海仙时遣探芳丛，倒挂绿毛么凤。素面常嫌粉涴，洗妆不褪唇红。高情已逐晓云空，不与梨花同梦。”其所用比喻，与此诗略同，再次展现出梅花的高贵情操和优雅风姿。明代杨慎《词品》评曰：“古今梅花词，以坡仙绿毛么凤为第一。”

第三首《花落复次前韵》：

玉妃谪堕烟雨村，先生作诗与招魂。
人间草木非我对，奔月偶桂成幽昏。
暗香入户寻短梦，青子缀枝留小园。
披衣连夜唤客饮，雪肤满地聊相温。
松明照坐愁不睡，井花入腹清而暾。
先生年来六十化，道眼已入不二门。
多情好事馀习气，惜花未忍终无言。
留连一物吾过矣，笑领百罚空罍樽。^③

苏轼在惠州共作三首自唱自和的白梅诗，前二首咏盛开的梅花，待到梅花零落时，一直关心着梅花命运的诗人，又写下这首咏落花的诗。诚可谓“惜花未忍终无言”。首句“玉妃谪堕烟雨村”，梅花以玉雪为骨冰为魂，故比作玉妃，但“谪堕”二字出《杨贵妃外传》，玉妃还暗指着杨贵妃。而与杨贵妃密切相关的本应首选牡丹，苏轼却投胎换骨将其与宋代精神的象征——梅花联系在一起，以“谪堕”来转换，诚可谓先生作诗招魂之际的奇思妙想，出新而入化。《长恨歌》中的玉妃在后半部分的仙化描写，不知是否也对此诗有所启发。人间草木决非玉妃愿意为伍，她要奔向月宫与桂花相伴。后面幻想暂断，先生再次回到人间。耳顺之年的先生已皈依佛法，佛法是不二之法。所谓“不二之法”，指“佛性非常非无常，是故不断，名为不二”，“无二之性即是佛性”，佛性既不是永恒不变的，也不是转瞬即逝的，所以，善根是不断灭的，无差别的本性就是佛性。那梅花怎么办呀！“多情好事馀习气，惜花未忍终无言。”先生自嘲，习气尚未除尽，我还留恋人间。为了这对梅花的留恋，我愿罚酒百杯，一空罍樽。拿不二之佛法，立爱梅之宣言，不能不令人惊叹。元人韦居安《梅磾诗话》云：“梅格高韵胜，诗人见之吟咏多矣。自和靖‘香影’一联为古今绝唱，诗家多推尊之。其后东坡次少游‘槁’字韵及谪罗浮时赋古诗三篇，运意琢句，造微入妙，极其形容之工，真可企微孤山。

以此见骚人咏物，愈出而愈奇也。”这的确是知音之言。

东坡先生的咏梅佳作还有很多，佳句亦多可圈可点，除了上面提到的“江头千树春欲暗，竹外一枝斜更好”（《和秦太虚梅花》），“乞与徐熙新画样，竹间璀璨出斜枝”（《红梅三首》其三），“玉雪为骨冰为魂，纷纷初疑月挂树，耿耿独与参横昏”（《再用前韵》）之外，

“返魂香入岭头梅”“数枝残绿风吹尽，一点芳心雀婢开”（《岐亭道上见梅花戏赠季常》）

“玉蕊檀心两奇葩”（《蜡梅一首赠赵景贶》）

“浮光风宛转，照影水方折”（《次韵钱穆父王仲至同赏田曹梅花》）

“长与东风约今日，暗香先返玉梅魂”（《六年正月二十日复出东门仍用前韵》）

“月地云阶漫一樽，玉奴终不负东昏”（《次韵杨公济奉议梅花十首》其四）

“檀心已作龙涎吐，玉颊何劳獭髓医”（《再和杨公济梅花十绝》其七）

“风蒲半折寒雁起，竹间的蝶横江梅”（《赵令晏崔白大图幅径三丈》）

“真态香生谁画得，玉如纤手嗅梅花”（《四时词》其四）

“冷烟湿雪梅花在，留得新春作上元”（《二月三日点灯会客》）

“殷勤更下山阴雪，要与梅花作伴来”（《次韵秦少游王仲至元日立春三首》之一）

“从今莫入寻春会，为欠梅花一首诗”（《法惠小饮以诗索周开祖所作》）

“秋来欲见紫髯翁，待得梅花细萼红”（《欲往湖州见孙莘老别公辅希元彦远醉之穆仲》）

“山行尽日不逢人，泥泞野梅香入袂”（《自普照游二庵》）

“已惊弱柳万丝垂，尚有残梅一枝亚”（《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》）

“醉看梅雪清香过，夜棹风船骇汗流”（《次韵周开祖长官见